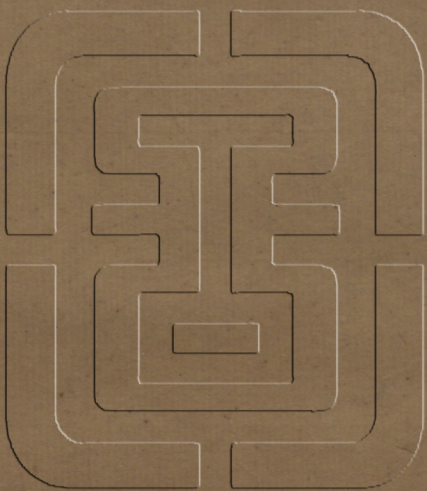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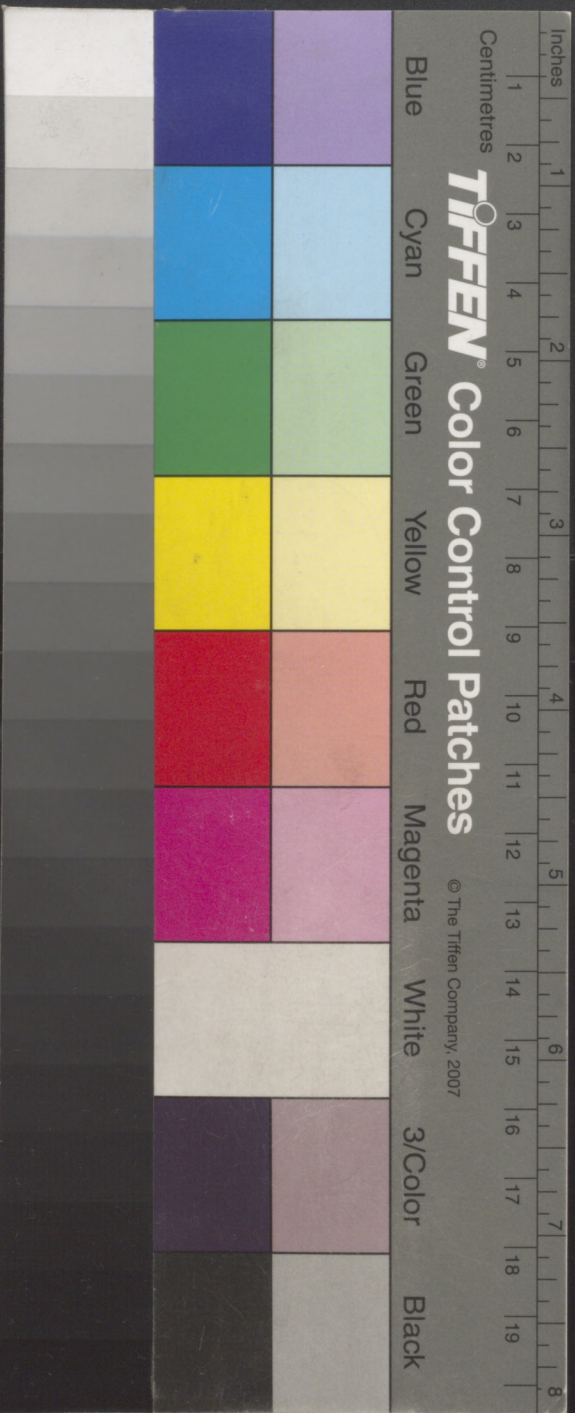


839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二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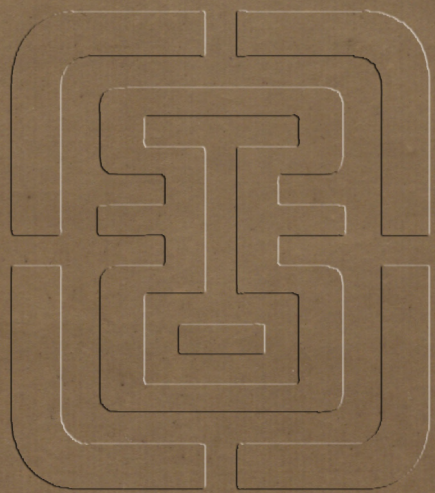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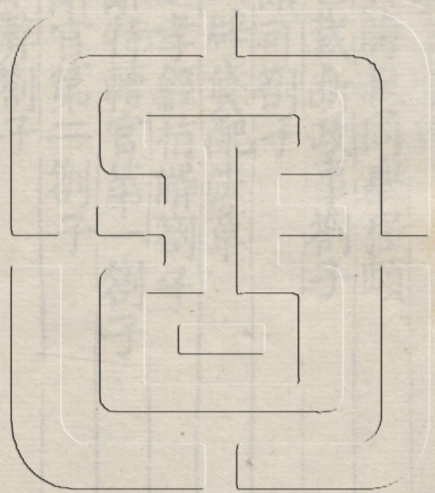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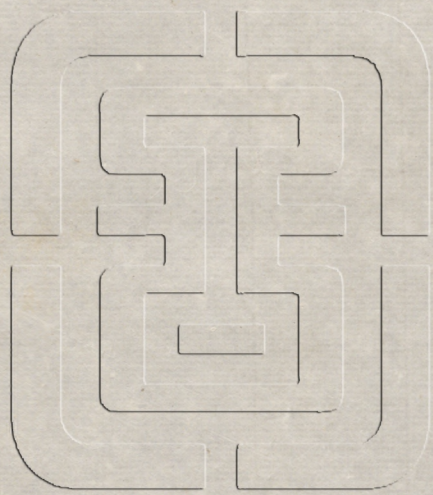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四十九

章奏三十四

與晦叔同舉程頤

乞裁斷政事劄子

議可劄子

大辟貸配法草

進孝經指解劄子

辭特轉官第一劄子

辭官第二劄子

革弊劄子

辭轉官第三劄子

辭官第四劄子



辭官第五劄子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辭免醫官劄子

與晦叔同舉程頤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任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

乞裁斷政事劄子

臣聞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此乃物理自然人情之常也是以聖人立爲君臣使人臣各獻其謀而人君裁決其是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此

國家所以治也若人君不加裁決使人臣各行其意則朝夕闕訟弱不勝強寡不勝衆不則雷同詭隨尸祿竊位苟且偷安以度目前此國家所以衰也然人君於是非之間亦當三思清察昭然無疑然後決之自古興衰治亂未有不由此塗出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雖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同輔成王猶有不悅况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乎臣竊惟皇帝富於春秋大皇太后親臨萬機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群目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壹者伏望陛下特留聖意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群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

時而成也况書曰惟辟作福作威不可使用人賞罰之柄盡歸執政人主一不得而專也取進止

議可劄子

臣聞古人有言謀之在多斷之在獨陛下寬仁委政群下或群疑議論難一儻陛下不決其是非則爭辯紛紜無時而息事功何由可成臣謹按蔡邕獨斷敘漢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此所以各盡臣下之所見而人主亦不失操柄也今執政之臣錐相與竭力求同寅協恭若萬一有議論必不可合者欲乞許令各具劄子奏聞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聖意決之或於簾前宣諭或於禁中

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若群臣猶有固爭執者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若前來處分果非則勿憚改爲若灼然無疑則決行不移耳如此再思而行庶幾得盡衆心事亦少失矣取進止

大辟貸配法草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刑部大理寺依條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即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槩將舊例貸配破却律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

進孝經拍解劄子

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兒尊嚴舉止安重顯顯印却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竊不自揆嘗撰古文

孝經拍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別繕寫爲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取進止

辭特轉官第一劄子

臣伏觀中書錄黃奉聖旨神宗祔廟畢執政官依故事轉遷以臣爲正議大夫者臣竊惟英宗皇帝親政之初以宰臣韓琦等於嘉祐之末有定策大功保祐聖躬濟于艱難故各特遷一官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漸之際宰臣蔡確等啓迪聖心建立儲貳傳授大寶各特遷一官固亦其宜臣當是時方閑居西京憑几末命非所預聞豈得與確等同受褒賞且國家名位本以酬功報德不可但以祔廟禮畢檢舉故事虛

有授受况臣於登極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踰
年安敢再叨殊渥縱臣貪冒不知愧耻天下之人其
謂臣何所有授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
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辭官第二劄子

臣於今月十一日伏觀中書錄黃蒙恩除正議大夫
臣於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確等啓迪神宗皇帝建
立儲貳傳授大寶宜遷一官臣開居西京非所預聞
所有正議大夫告身臣不敢祇受自後未聞降出至
十四日准閣門告報令臣受上件告身臣竊惟富弼
輔佐三朝名德老成當嘉祐之初亦是定策之臣但
以不預顧命懇辭甚至如臣才德比於富弼無能爲

役當建儲顧命之際臣爲庶僚在外初不預聞豈敢
止因附廟隨例遷官凡爲政之要惟在賞功罰罪臣
忝備執政無功受賞將何以裁抑他人所有新命伏
望聖慈特賜寢罷取進止

革弊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臨政以來夙夜孜孜以愛百姓安國
家爲事蓋善治疾者必究其所來攻其所急救之欲
速去之欲盡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
槩出於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財用之蠹聖人
除暴定亂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葉藩鎮跋扈
降及五代群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糜潰兵相吞噬
生民塗炭二百餘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啓

景祚太宗繼之克成厥勳然後大禹之迹悉為宋有於是載戢干戈與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及期頤不見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業雞鳴狗吠煙火相望可謂太平之極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繼統材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不得悉張置官吏收籍賦役比於漢唐之境猶有未究深用為恥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邊鄙武夫窺伺小利敢肆大言祗知邀功不顧國患爭賈餘勇自謂衛霍不死白面書生披文按圖玩習陳迹不知合變競獻奇策自謂良平更生聚歛之臣捃拾財利剖析秋毫以供軍費專務市恩不恤殘民各陳遺利自謂研桑復出誤惑先帝自求榮

位於是置提舉官強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畝畝之人為保甲使捨耒耜習弓矢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養保馬使賣耕牛市駟駿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間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軍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射法効胡服機械陣圖競為新奇朝晡上場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強市擄取坐列販賣增商稅色件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損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貨產不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賣貴強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余便司廣積

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久積財既多然後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帥愚懦行伍驕惰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偽之士不知彼己妄動輕舉是以頓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執兵之士荷糧之夫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剪為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厭截截諱言思番番良士未及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無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今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悉矣則此置提舉官散青苗歛免役

錢點教保甲置都作院養保馬將官市易司封狀買坊場增茶鹽額措置河北余便司皆為虛設陛下幸詔曰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餘章未有不以此數事者足知其為天下公患衆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敏如日月何所復疑而群臣猶習常安故憚於更張雖頗加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有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餉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轍數年之後萬一遇水旱大飢盜賊群起其為國家憂患豈敢盡言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為不如舊法

之便者痛加釐革雖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
論執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議利害進呈以聖鑒裁
決而行之昔夏遵禹訓商用湯法周循文武之典蓋
創業垂統之王貽厥孫謀後世所宜謹守不可失也
若凡百措置率由舊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寧之初則
民物熙熙海內太平更無餘事矣議者必曰革弊不
可倉猝當徐徐有漸此何異使醫治疾而曰勿使遽
愈且勿除其根原使盡也其為醫者謀則善矣其為
疾者謀矣利哉取進士

辭轉常第三劄子

臣伏奉詔書以臣辭免恩命所請且不允者昔英宗
皇帝入承大統宰臣韓琦等實有定策之功又踐阼

之初聖躬違豫慈聖光獻皇太后權同聽政琦等盡
忠竭力亦不為不至及英宗皇帝專制萬機褒賞琦
等各遷一官且時為諫官猶曾上言以近歲官冗賞
濫兩府大臣陛下即政之初宜懲革新弊今自於暮
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它人之幸進者恐宿衛
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且皆有冀望至時
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輒奏當是時英宗皇
帝雖不收還恩命而富弼亦有定策之功自以不預
顧命力辭甚苦况臣既不預定策又不預顧命豈可
來自冗散之地遽與輔臣同賞且臣昔日在人則言
其不可受今日在己則受而不辭顧行復言能不自
愧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矜察特賜寢罷

取進止

辭官第四劄子

昨蒙恩除臣正議大夫臣三具劄子及簾前面陳至懇終未賜開允臣夙夜愧恐不能自己臣切以為政之要惟在於賞功罰罪賞不當功則徼幸競進罰不當罪則善良憂恐亂之基也曷日神宗大漸之際臣屏居閭閻全乃與建儲受遺之臣一例遷官賞不當功何以過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執政執政當為陛下抑徼幸惜官職而身自冒賞何以表率它人臣非敢私飾小廉其志欲為國家慎重名器伏望聖慈矜察特寢罷新命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取進止

辭官第五劄子

臣准閣門告示以臣累上章辭免新命已降批荅不許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祇受者臣竊惟無功受賞士之所難究觀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賞大旨皆以定策受遺之功非因祔廟禮畢且既非定策又不受遺實難虛受至於政事日新皆陛下聖明衆賢協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無名冒賞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祇受伏乞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劄子

二十二日得旨依奏

尋

臣竊見免役之法其害有五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管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則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有所

出錢數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錢者此其害一也舊日差役之時下戶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免役錢驅迫貧民剥膚椎髓家產既盡流移無歸弱者轉死羸瘠強者聚為盜賊此其害二也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木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為姦偽曲法受賊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姓名別往州縣投名官中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此其害三也自古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凡所以供公賦役無出三者皆

取諸其身而無窮盡今朝廷立法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殊不知農民出錢難於出力何則錢非民間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無積錢數百貫者自古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矣平時一斗直錢者不過直四五十更急則直三二十矣豐年猶可以菜穀送納官錢若遇凶年則穀帛亦無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既家家各賣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今歲如此來歲何以爲生是官立法以殄盡民之生計此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爲功效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

錢寬剩錢不得過二分切慮聚斂之臣猶依傍投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此其害五也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以臣愚見為今之計莫若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會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充役不願充役者任便選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却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有根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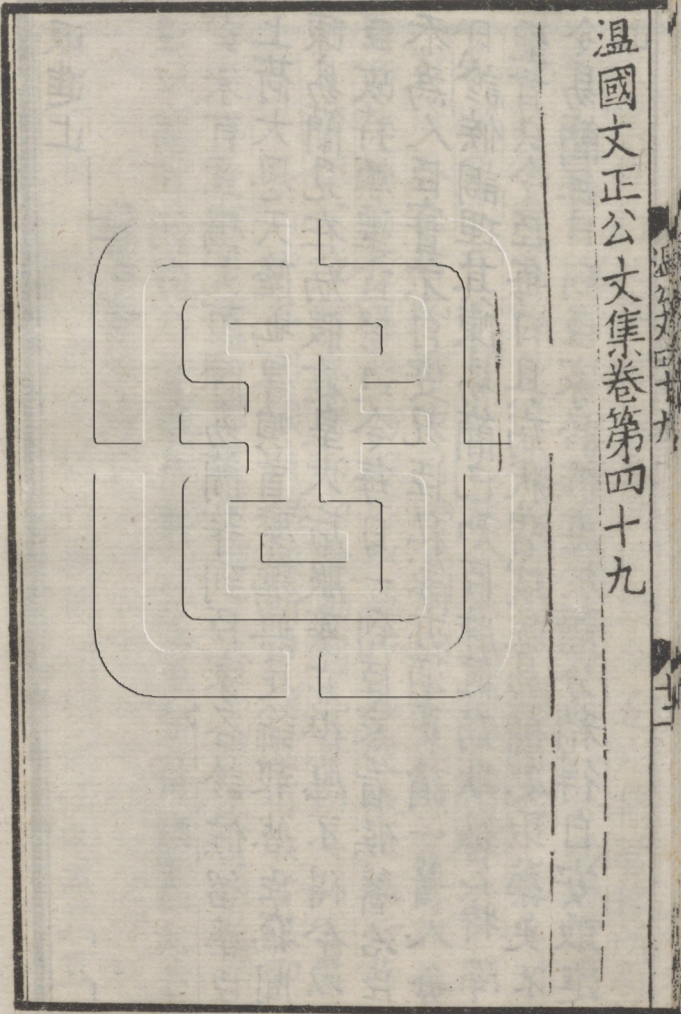
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數內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晷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司當諸上京綱運及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大將管押其羸色及疇零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鄉日不至有破家產者若猶以為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法於官戶僧寺道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其餘

產業並約此為准所有助役錢今逐州樁管據所有多少數目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每分合給幾錢遇衙前合當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於今來勅內更指揮行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騰下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仰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仰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到一月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仰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勅到七季內具利害畫一奏聞朝廷候奏到委執政官再加看詳各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在役法曲盡其宜

取進止

辭免醫官劄子

臣以病在朝假伏蒙聖慈連日差中使押醫官沈士安朱有章楊文蔚陳易簡等到臣家各診候留藥臣上荷大恩天隆地厚隕首糜軀無足論報然臣竊聞陳易簡見在病假近皇太后服藥亦祇應不得今以臣故特煩聖旨督迫令每日一到臣家看候醫治臣忝為人臣實不自安况臣私家亦須更請一醫人每日診候調理其陳易簡已知臣脉氣病狀欲乞特降聖旨只令臣每日具病牀增減就易簡處取藥更不令易簡每日到臣家診候庶於體分稍得自安取進止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

章奏三十五

辭不正謝劄子

內批依近降指揮審取指揮劄子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論西夏劄子

辭放正謝第四劄子

乞未禁私市燒救西人劄子

又劄子

乞堅守罷役錢物不改更劄子

辭不正謝劄子

臣伏聞降聖旨，在閣門宰臣執政官近遷轉已正謝

訖內有司馬光見患在假特放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聞命震駭無地自處豈有朝廷特遣一官臥家受之並不入謝君降異常之澤臣無一拜之勤自古以來未嘗有此臣雖頑暗必不敢當伏望聖慈早賜收還今來指揮候臣疾患稍痊只依前來指揮減拜入謝及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庶使賤臣粗能自安取進止

內批依近降指揮審取指揮劄子

臣昨日具劄子奏為聖旨特放正謝仍免赴景靈宮福寧殿恭謝臣以自古以來未有此禮必不敢當當夜准御批依近降指揮臣勘會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免舞蹈十七

日又准內降所有臣將來合赴景靈宮恭謝逐殿宜止令兩拜二十八日又准入內供奉官劉永年傳宣放臣正謝及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臣未審御批依近降指揮是依十四日指揮十七日指揮依二十八日指揮須至再奏稟取進止內批依二十八日指揮

辭放正謝第三劄子

臣昨夜准御批指揮合早再有奏稟蒙復降御批依二十八日指揮臣承命驚惶措躬無地伏念臣忝為人臣陛下賜之一顧賜之卮酒賜之瓜果臣亦當替首拜謝况進以高位加之寵名榮動搢紳澤流苗裔豈可即安私室專養沈疴不造王庭坐受圭組不獨

為海內之所共責有司之所直繩天威違顏不出咫尺隕越斃路為聖朝羞臣雖至愚粗知自愛何敢受此自納於不測之誅伏望聖慈矜閔候臣所患稍痊安日止依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減拜入謝及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庶差可自安其二十八日指揮臣以死自守必不敢奉詔取進止

論西夏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趙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奮揚天威震蕩沙漠虜擒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彊等塞此蓋止以藉口用為已功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

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成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王師既收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疲食盡失亡頗多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耒樂城虜潛師掩襲覆軍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銳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梧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深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志無它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

許其臣服虜來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則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拔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止將已得些少邊土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言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為振拔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羗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去今來賀正且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吊慰祭奠告其母喪并進遺物禮雖不備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猶冀朝廷万一赦其罪戾返其侵

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入為邊患三者久自絕於上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為商販耳昔衛貳於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卻缺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于衛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與之更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虞殊不知思去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於猛火割其疆場屢請而不還彼怨毒欲讎報之心窺窬欲乘釁

之意日夜不忘若渴者不忘飲盲者不忘視也譬如
有虎狼在屋側垂頭熟寢人豈可見其不動狎而侮
之循其頭躡其尾邪巨每思之終夕寒心以臣愚慮
於今爲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滌瑕蕩穢小
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倔強嶺南漢文帝即
位赦其大罪遣單使往諭之佗誓首請服累世爲臣
李繼遷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皇帝即
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爲定難
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
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大於繼遷
也米脂等寨不多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

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年不來賀正且生辰及登
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吊慰祭奠告國母喪進遺物
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貢獻賜予悉如
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
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
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
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
猶似有名禦夷狄者不壹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
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
遽稱熙河蘭會虜常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
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
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况其人類豈得不敲舞拊

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朱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軌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燾父母之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方制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恃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間伺隙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曷日繼遷元昊之叛逆天下騷動當是之時雖有米脂等千寨能有益乎不唯待其攻圍自取固可深取借使虜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毀重固已多矣故不若今日與之

之爲愈也此國家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聖意斷而行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居瓦菴舊壤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它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絲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人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實元慶曆之間元昊負恩僭亂屢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款頓顙稱臣雖其惡積罪盈欲懷音革面原其私心亦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

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弛慢邊民與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邊鄙小民竊相交易雖不獲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慢示不及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誠能却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泣皆不來賀何獨遣此使者拒而勿內明勅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謀而來禮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為日積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何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可泥文動循繩墨追問證佐逮捕傳送之人停匿之家奏裁待報動涉

半年如此則徒使邊民麗刑者眾獄犴盈溢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峭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別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負衝替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必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庶幾可以聳動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龐籍為河東經略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熟戶犯禁籍斬於犯處妻孥皆送淮南編管一境凜然無敢犯者其後施昌言為環慶路經略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壓境昌言遣

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人言無它事只爲交易不通
使者懼其兵威輒私許之法遂復壞若邊帥未能盡
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
全無失也取進止

辭放正謝第四劄子

今月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前奏乞候所患稍痊
安日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所降指揮戒拜入謝及
於景靈宮福寧殿神御前恭謝今日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正月二十八日指揮臣聞君待臣以惠臣奉
君以恭故能上下相親道用交泰陛下念臣衰老抱
疾筋力尪羸特損朝儀以從私便陛下之大惠也若
不知禮體有醜面目坐受優恩曾無辭避是君有惠

而臣不恭上行施而下無報臣雖頑昧心豈敢安伏
望聖慈如臣前奏依正月十四日十七日指揮庶使
微軀有地自處取進止

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劄子

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服中國不得無憂而
備邊不敢少弛不自揆其在妄獻二策上策欲因天
子繼統曠然赦之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私
市俟其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私
邊帥得人然後能行不若前策之道大體正萬全無
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下令禁私市又立法不
嚴邊帥未盡得人若邊吏拘文獲一漏百私市滔滔
如故或此路禁絕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

何所益如此適足以激怒西人使益發悖心安肯屈
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牒中形不遜語至時朝廷轉
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彌縫縱未欲
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難得
而易失不可忽也况本欲因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
日行之已為太晚若更遷延則赦之無名茲事繫國
安危若俟執政論議僉同恐失機會誤國大事伏望
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有執政立異
議乞令其人自立文字若依從其議它日因此致引
惹邊事當專執其咎取進止

又劄子

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統曠然更始宜

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此策行
以安邊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決臣之愚意以為封
內未安未可圖外欲急行臣前策以羈縻西人且可
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成兵安養百姓待國力
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貳柔服何所不可
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失豈可弃
上策而用下策捨萬全而就有失也太平興國中李
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曆
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為寇覆軍殺將自是中國虛耗
不復富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
庫窘乏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初
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

遜語則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生邊患兵連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餓殍蔽地盜賊蜂起為國家慮豈不危哉而執政方以為西人微弱不敢動數遣使來誠心內附置之度外不以為虞今復固執先禁私市之議又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不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戎狄豈不害國事乎臣於今月三日上所言措置西邊事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為上策嚴私市待其數年貧困來服然後赦之為下策所為絕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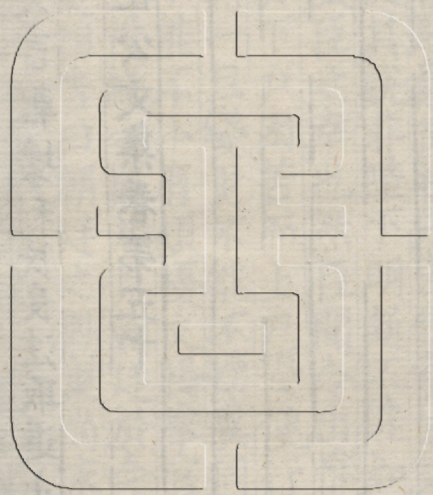
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失非臣前後返覆靜言庸違也朝廷比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蓋亦誤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不敢終辭亦欲竭盡疲駑少酬大恩非苟貪於祿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為眾所挫臣尚留此有何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言為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已見爭之最力者乞如臣前奏令自入文字言先禁私市保得它日必不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取進止

乞堅守罷役錢敕不改更劄子

臣近以抱病家居恐溘先朝露無以少報盛德是以力疾貪陳所見竊以即日為小民病者無若免役錢欲乞悉行廢罷復祖宗差役舊法識慮愚短誠不意朝廷盡從其說非陛下明斷不能如是此乃天下之幸非獨微臣之幸也然臣聞令出惟行弗惟返彼免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又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為功惟恐役錢之罷若見朝廷於今日所下勅微有變動必更相告曰朝廷之勅果尚未定宜且觀望必競言役錢不可罷朝廷萬一聽之則良法復壞矣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俟諸路

轉運司奏到徐為改更亦未為晚當此之際則願朝廷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章奏三十六

乞罷提舉官劄子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隨求退表第一劄子

三月二十八日內降

乞申勅州縣依前勅差役劄子

辭位第二劄子

奏為病未任入謝劄子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留僕射制書在閣門劄子

第三劄子

奏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乞罷提舉官劄子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
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
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
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
授人凡一路之事無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
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
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
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
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

安石執政以來欲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
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
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
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官資序及
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爲監司者能
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
差遣或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
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靡蕪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
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
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
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專務希
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也陛

下幸念民惟邦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
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
得過三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
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
但取文具而已如此是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臣下
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聞去
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源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
源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
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提點刑
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呂兩員凡本路錢穀
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
點刑獄管句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經親民差遣所

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
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旣皆得人事
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
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
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即乞盡擿作常平倉錢
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平倉法謹伺穀
價賤采貴粟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
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允那常平倉錢物者必須具數
先奏朝廷得旨仍得移牒支撥若以監司數少路分
闊遠處巡歷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遍巡
諸縣自非要切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幹當只令
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負監當之類舊條

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幹當差及被
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
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
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
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
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
賊盜彊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
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
刑部磨勘詰難任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
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
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取進止

論錢穀宜歸一劄子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
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
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
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
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
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慎選健吏精於
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
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
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盈用度有餘民不疲乏
邦家永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
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
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

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况民力及

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取進止

隨求退表第一劄子

臣以羸病拜起及上下馬不得請朝假將治已及月餘旬日以來疾大勢雖退飲食亦稍進然氣體疲乏足腫生瘡步履甚難策杖而行不出室堂况於拜起固所未易臣自料度筋力完復可以朝趨近亦數月遠則半年或過此期未可前定豈有執政之臣身據高位受厚俸既不趨朝又不供職宴安偃仰養病於家何待人言獨不內愧臣是用夙宵惶愧無地自處今不免有表上瀆聖聰乞除官觀差遣一任以養衰殘竊慮陛下怪其忽有此奏故別具劄子披瀝肝膽伏望聖慈早賜開允取進上

三月二十八日內降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大意已善緣關涉事衆尚慮其間未得盡備繼有執政論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萬世良法宜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四人專切詳定聞奏者仍將逐項文字抄錄付韓維等

乞申勅州縣依前勅差役劄子

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邇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騷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

快活也然則此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間條目未備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更令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以次上聞誠以耿畝幽隱南北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也非謂勅書一下禁人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爲大利而巳如緝大廈棟宇已立雖戶牖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再行詳定考究利害完補漏略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勅下已踰半月州縣差役約以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竊恐聞此指揮謂朝廷前日之勅改更未定或歛錢或差役

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錢不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勅州縣言今來止爲其間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役仰州縣依前勅一面施行候詳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致於差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搖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位第二劄子

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慈以臣乞官觀差遣特命入內內省東頭供奉官陳衍賜臣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伏念臣自結髮從學講先王之道聞君子之風竊

不自揆常妄有尊主庇民之志不意天幸蒙陛下誤采虛名擢於閭閻之間寘之廟堂之上禮遇過優委任至重臣非木石豈不知荷戴大恩銘心鏤骨願竭驚蹇少報萬分眷總天庭豈肯輕去不謂一旦嬰此沈痾累月不愈害於飲食不能造朝今雖疾勢漸平飲食亦進而皮骨羸瘠氣力疲乏腫足胛瘍餘毒方熾旬月之間必未能趨伏闕庭瞻望天光端居私家尸位竊祿縱陛下寬仁微臣不知廉耻中外有識之士及天下衆庶其謂臣何伏望聖慈矜察依臣前奏除宮觀差遣一任使得自安其分取進止

奏為病未任入謝劄子

今月二日准閣門承受范禹臣告報已降白麻除臣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令當日入謝者臣先為久病在假不能朝參乞一宮觀差遣未奉俞旨今忽聞制命超升左輔俾之師長百僚豈臣空踈所能堪可臣方別具悃款辭免未敢抵受况臣即今以久病少力足瘡未愈步履甚艱拜起不得未任朝見乞候臣筋力稍愈入覲宸扆面陳至誠取進止

辭左僕射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聞已降白麻除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者臣資性愚鈍學術庸淺誤蒙甄采預聞政事常懼不稱陷于罪戾加以近瘦疾疹久不朝參方乞宮觀以便頤養豈意天恩出於意表即長中臺直升元宰躡等踰分近世罕倫愧赧驚懼汗流霑踵况今中外

舊臣或輔佐累朝或踐揚兩府高才碩德顯著甚多若以代臣皆出臣右又即今執政臣位在四若以次而舉亦未至臣伏望聖明歷選其人俾居斯任如臣無狀何敢克當所有新命臣不敢祗受取進止

乞留僕射制書在閣門劄子

今月六日伏蒙聖慈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賜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告身者臣近聞恩命自知非分不敢膺克已累有文字辭免恭俟俞旨今蒙降到告身臣未敢祗受欲乞且留在閣門取進止 內批早令祗受

第三劄子

臣於今月二十三日相繼有劄子辭免新除尚書左

僕射恩命未奉俞旨六日又蒙聖恩差東上閣門副使王舜封就臣本家賜臣告身臣亦未敢祗受乞且留在閣門今早勾當御藥院馮宗道傳宣并降到御批早令祗受臣上戴天恩下顧無狀進退惟谷無地自處臣聞高宗命傳說為相戒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夫釀酒者多麴則太苦多蘖則太甘調羹者多鹽則太鹹多梅則太酸和調適宜最為難事故以諭良相酌寬猛之政處小大之事必和平允愜曲盡其宜然後為善臣才性長短敢不自知賦分於天樸鈍齷直至於守事君之忠懷愛民之志不為斯罔不涉佞邪如此數條臣敢自保然燭理不明見事不敏度量褊隘開防淺露若位以元宰

委之機務分畫措置必有差違至時雖自納於刑亦無所益臣非敢愛身實恐誤國况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齒衰老目視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為轉首不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自近病來耳頗重聽此皆事實衆所共見非臣以虛辭文飾如此豈可首居相位毗贊萬機方今老成碩德已試有效及抱道藏器蘊積未施中外之臣不為無人伏望聖慈博訪選以代臣必能稱職所有告身臣未敢祇受緣臣即日步趨拜起皆所未能朝覲之期無由預定告身留臣本家於禮非是伏乞依臣前奏早賜宣取且留在閣門候臣所患痊平堪步趨拜起入覲天顏面陳至誠至時若不允許祇受未晚取進止

奏乞黃庭堅同校資治通鑑劄子

臣先奉勅編修資治通鑑共成二百餘卷於去年九月內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及臣男康用副本重行校定聞奏近又奉聖旨令據已校定到本逐旋送國子監鑱板竊緣上件文字卷秩稍多其范祖禹近差充修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在彼自有職事慮恐日近校定不辦有妨鑱板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省別無職事欲望聖慈特差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上件資治通鑑所貴早得了當取進止

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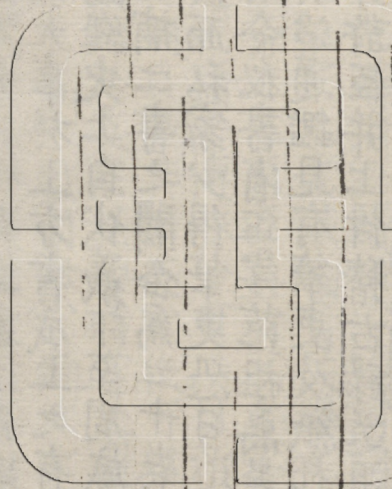
臣聞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

不可以不觀史善者可以為法不善者可以為戒自
生民以來帝王之盛者無如堯舜書稱其德皆曰稽
古然則治天下者安可不以師古哉伏見皇帝陛下
初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
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為從學之要然國家未有
天下以前帝王之事臣愚以為亦不可不知也願以
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目所能徧閱而周知
所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
大略也臣先於英宗皇帝時嘗采獵經史上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下盡周世宗顯德六年略舉每年大
事編次為圖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十行為一
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成五卷謂之歷年圖上

之以省煩文便觀覽臣又於神宗皇帝時受詔修國
朝百官公卿表臣依司馬遷法自建隆元年至治平
四年各記大事於上方書成上之有詔附於國史臣
今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王二十二年略
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欲
繕寫奏御而私家少得筆吏恐日近不能了畢竊見
先有聖旨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就本省校定臣
所編修資治通鑑見有筆吏及紙札等物伏望聖慈
特降指揮許臣并上件稽古錄送祖禹等令就本局
繕寫校對訖先次上進候將來讀祖宗寶訓了日若
別未有書可讀欲乞且取臣此書進讀仍令侍讀官
隨文解釋則前王軌轍皆可槩見庶幾足以資稽古

之萬一輔聖性之聰明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一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章奏三十七

起請科場劄子

賑濟劄子

乞撫納西人劄子

詔意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辭接續支俸劄子

請罷將官劄子

起請科場劄子

臣伏觀朝廷改科場制度第一場試本經義第二場
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試新科明法除斷



案外試論語孝經義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
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臣竊有所見不敢
不以聞凡取士之道常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
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是故周禮大司
徒以六德六行賞與萬民漢以賢良方正孝廉質樸
敦厚取士中興以後取士尤為精慎至於公府掾屬
州從事郡國計吏丞史縣功曹鄉嗇夫皆擇賢者為
之苟非其人則為世所譏貶是以人人思自砥礪教
化興行風俗純厚乃至後世陵夷雖政刑紊於上而
節義立於下有以斲回巧偽致富貴者不為清議所
容此乃德化之本源王者所先務不可忽也熹平中
詔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蔡邕力爭以為

辭賦小才無益於治不如經術自魏晉以降始貴文
章而賤經術以詞人為英俊以儒生為鄙樸下至隋
唐雖設明經進士兩科進士日隆而明經日替矣所
以然者有司以帖經墨義試明經專取記誦不詢義
理其弊至於離經析注務隱爭難多方以誤之是致
舉人自幼至老以夜繼晷腐脣爛舌虛費勤勞以求
應格詰之以聖人之道膏若固墻或不知句讀或音
字乖訛乃有司之失非舉人之罪也至於以賦詩論
策試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捨過落適其
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麒麟以進退天下士不
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踞躄苟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
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

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勦剽以取科名
詰之以聖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遊處放蕩容止
輕儇言行醜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
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於是悉罷賦詩及經學諸科
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
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
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
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而陷於奇僻先
王中正之道流而入於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
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
急也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
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凡謀度國事當守

公論不可希時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
之多少使質諸聖人而不謬酌於人情而皆通稽於
上古而克合施之當出而可行然後為善也今國家
大議科場之法欲盡善盡美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
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
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
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
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
子更不試六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
意皆須習考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某經某經又
每歲委陸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
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若係親戚亦於舉狀內聲說

其舉狀稱臣竊見某州某縣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
舉堪應經明行修科於後不如所舉臣甘當連坐不
詞候奏狀到朝廷下禮部貢院置簿各分逐路抄錄
本人姓名注舉主官位姓名於其下仍下本州出給
公據付本人收執及令本州亦如貢院置簿抄錄准
備開科場日考驗公據其舉狀既上之後若所舉之
人犯賊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違犯名教候斷訖
仍收坐舉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減
五等已及第者減二等坐之一如舉選人充京官法
臣竊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
坐舉主無有所赦三五人後自皆慎擇其人不致妄
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閭閻立身行己不敢

不慎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
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每
遇開科場其有舉主者自稱應經明行修舉仍於所
投家狀前開坐舉主官位姓名有司檢會簿上合同
方許收接其無舉主者只稱應鄉貢進士舉如常法
每舉人三人以上自相結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
是本貫不曾犯真刑無隱憂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
州及貢院考試並依舊法差封彌謄錄監門巡鋪官
程試之嚴加檢察相聚傳義傳本懷挾代筆違者扶
出第一場先試孝經論語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
語四道先須備載正文次述注疏大意次引諸家異
義次以己見評其是非以援據精詳理長文優者為

通其次為粗援據疏略短文拙者為否三通以上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駁放合格者榜引次場就試如舊試經學諸科法或合格人數太少則委試官臨時短中求長詳酌放過次場試尚書次場試周易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試論二道一道於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於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考策之日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論策理長文優者在上一其經明行修舉人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封彌官

於號上題所明經數及舉主人數候考校詳定畢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於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乃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它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並須先取經明行修人其舉主姓名常於官告前聲說如此則舉人皆務尊尚經術窮重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覽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於異端小說講求時務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義又能明道又能博學又知從政其為國家之用豈不賢於今日之所取乎所有今來乞復詩賦者皆嚮日老舉人止習詩賦不習經義應舉不得故為此說欲以動搖科場

制度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棄捐舊人候將來科場
進士有特奏名者令試詩賦隨其優劣等第推恩亦
無傷也不可以此輕改成法復從弊俗誤惑後生若
以為文章之士國家所不可無即乞試本經合格日
投狀乞試雜文於試論次場引試或律詩或歌行或
古賦或頌或銘或贊或四六表啓臨時委試官出題
目試某文定篇數字數共須及五百字以上取辭采
高下者為合格候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編排姓名高
下各在數經同等人之上如此則文章之士亦不乏
矣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
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
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

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
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朝廷若不欲廢
棄已習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舊應舉未嘗得解
者不得更應則以拾無遺矣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
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謗國子監門及編下諸州
有州學處勝州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何
法為善仰本州附送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他執
政看詳參酌從長施行取進止

賑濟劄子

臣竊惟鄉村人戶播殖百穀種執桑麻乃天下衣食
之原比於餘民尤宜存恤九人情戀土各願安居苟
非無以自存豈願流移它境國家若於未流移之前

早行賑濟使糧食相接不至失業則比屋安堵官中
所費少而民間實受賜若於既流移之後方散米煮
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更聚而餓死官
中所費多而民實無所濟伏觀近降朝旨令戶部指
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闕
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賑濟仍丁寧指揮
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
然所以能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乞
更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切體量鄉村人
戶有關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
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仍據鄉村五
等入戶逐戶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日

給一升令各從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賚
曆頭詣縣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縣米穀數少
則先從下戶出給曆頭有餘則并及上戶其不願請
領者亦聽候將來夏秋成熟糧食相接日即據簿曆
上所貸過糧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
其令佐若別有良法簡易便民勝於此法者亦聽從
便要在民下乏食不至流移而已仍令提點刑獄司
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闕食人戶雖係
災傷並不流移者保明聞奏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
賑貸致戶口多流移者取勘聞奏乞行停替庶使官
吏有所勸沮百姓實需聖澤取進止

乞撫納西人劄子

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悉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開報定使副詢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悻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取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二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爲國家消患於未萌誠借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

見臣言必又屏弃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後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旨勿復有疑取進止

詔意

元祐元年三月上

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視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彞興以來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昨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彞因邊臣奏陳云彼君臣失職及移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極彼危在於夏國主秉常實有大造而所部之人遽敢自絕侵軼我邊鄙虔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俟

俊心不幸先帝違棄萬國朕嗣守令緒祇承前志夙
夜寅畏迨今暮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秉
常屢遣使者造于闕庭弔祭訖告寔修常職朕惟江
海之大未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
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前滌與之更始
自今申教將吏嚴戢兵民毋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場
凡歲時頒賚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
無警彼此之民早眠晏起同底太寧不亦休哉可在
告中外咸使聞知

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

元祐元年上

臣先上言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
明行修科與進士並置程試一如進士惟於

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敦修士行昨
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
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
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
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
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
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敦尚行義不專
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為要
切宜使舉人豫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况與進
士舊法兩不相妨取進士

辭接續支俸劄子

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聞近有

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臣自
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朝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宮
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
敢復言自爾日望瘥平入覲丹宸面陳至誠庶得極
竭疲篤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藏府雖寧瘡瘍未
愈肌體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
由朝參計告假不管本職公事及一百一十餘日入
覲之期未能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况臣當
表率百僚豈敢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
云不素餐考今雖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
事之義重素餐之罪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
許臣依條百日常外住支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

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取進止

請罷將官劄子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
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
自古以來置州郡必嚴其武備設長吏必盛其侍衛
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
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
起而郡縣不能制國隨以亡晉武帝平吳悉罷州郡
縣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
盜賊群起州郡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
都監監押為將率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
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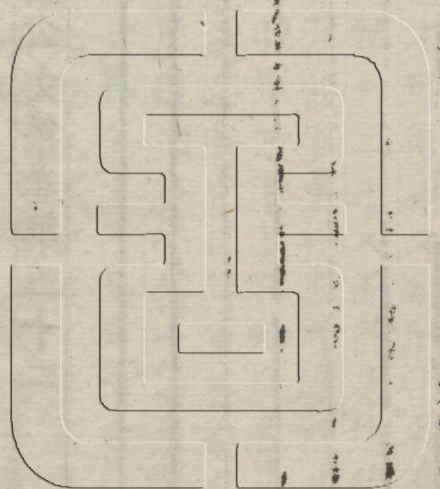
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開預量置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始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奸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况僻小州縣

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官同共提舉教閱及諸多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勅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今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禁軍盡屬將官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爲朝廷旰食之憂邪王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緣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鬪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

非有所征討全將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負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式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歛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今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

哉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溫國文正文集卷第五十三

章奏三十八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對

小殿

辭入對小殿劄子

辭康章服劄子

乞進呈文字劄子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申明役法劄子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舉張舜民等充館閣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劄子准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執政大臣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臣竊見奉議郎張舜民材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

博文辭宏瞻行義無缺久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如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五月三日尚書劄子光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

辭三日一至都堂劄子

臣伏覩中書省錄黃今月二日奉聖旨以臣所患已安惟足瘡有妨拜跪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者臣聞命震恐無地自處竊念臣臆腑

雖安飲食如故但兩足無力瘡口未合步履艱難拜
起不得以此未果朝參至於數日一至政事堂乃唐
世以來宿德元老高年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豈
伊微臣所敢倫擬况臣自正月二十一日請朝假至
今百三十餘日宣有未見君父輒赴省供職况臣於
病中除左僕射雖累具劄子辭免未蒙開允仍蒙就
家賜以告身臣亦未敢祇受方俟入覲天顏面陳至
懇豈可遽治尚書省事伏望聖慈俟臣步履稍有力
拜起得成參假了日與諸執政一例供職貴於微軀
差得自安所有今月二日指揮乞賜寢罷取進止

內降付中書省許肩輿至內東門扶掖入
對小殿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為足瘡妨拜跪已指揮
免起居許乘轎子至尚書省等處治事今有劄子辭
免可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
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
引見前一日聞奏

許入對小殿劄子

臣今月二日聞有聖旨令臣不候參假特放正謝仍
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二日一至都堂聚議
或門下尚書省治事臣以恩禮太優不敢輒當尋具
劄子辭免今月四日又觀中書省錄黃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不許辭免仍令閣門告示許肩輿至東門外
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特免起居令引見前一日

聞奏如此則禮數愈重尤不敢當臣竊惟富弼三世輔臣德高望重神宗皇帝想見其人故特制此禮乃自古所無願臣何人敢與爲比况親屈乘輿特御小殿以臣勤君其罪至大縱陛下優借而天威咫尺恐墮越隨之似此異數臣決不敢受乞只候垂簾日於延和殿引見并乞上殿然事有不得已者雖知僭越不得不承順聖恩臣即日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欲乞如今來聖旨權許乘轎子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轎子又臣兩足無力若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欲乞今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權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俟痊安日皆復舊規如此則曲成之仁已踰於天地非臣墮身喪元所能

報塞所有其餘恩禮並乞寢罷取進止

三省同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

辭康章服劄子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忝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劄子

臣先奉聖旨權免赴前後殿起居許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又許肩輿至內東門外令男康扶掖至小殿引對臣以恩禮太重不敢輒當只於延和殿引

見以兩足無力無人扶掖委實全拜起不得乞令來入見及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奉聖旨令乘轎子至崇政殿門外於延和殿垂簾日引對餘並依前降指揮臣今月十八日合至都堂遇其日垂簾臣欲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進呈文字竊慮閣門以前來聖旨有免赴起居字及只云三日一至都堂後來聖旨無將來每遇入對並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字不聽臣及男康入殿伏望聖慈傳宣閣門十八日許臣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仍自今後每遇入對並乞准此取進止

中使徐湜封還傳宣

聖旨且令入都堂尚書省門下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董所有元上密子今却令封還并賜食二合

乞與諸位往來商量公事劄子

臣近奉聖旨許臣乘轎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伏緣三省樞密院每有職事難以臣故必令三日一聚檢會去歲曾有指揮過假日有公事許於東西府聚議其東西府近址舊有便門臣欲乞於近南更開一便門臣今有足疾未愈乞遇假日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轎子往諸位商量其諸執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許來臣本位更不一一奏聞所貴論議詳盡事無留滯取進止

再乞進呈文字劄子

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劄子奏乞於十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尋蒙聖慈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徐湜封還仍傳宣且令入門下尚書省治事所有入殿起居且願養筋力直候秋涼引對此乃聖恩憐臣疲羸恐其不堪勞苦欲其且就安逸雖父母之愛其子恐不能如此之備臣隕身喪元無以爲報然臣既參假治事若不時入對面盡愚忠少裨萬一則與未參假時無異所以區區陳請不能自已臣今欲再乞於二十六日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至時自度若筋力委實不能枝梧即乞如今來聖旨且只入門下尚書省治事候

筋力稍完再有陳請若且可以支梧即乞每遇垂簾日許隨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及進呈文字仍乞傳宣閣門自今後每遇臣入對許令臣男康入殿遇拜時扶掖取進止

乞進呈文字第三劄子

臣自前月十二日參假以來兩曾具劄子奏乞隨執政官於延和殿進呈文字皆蒙聖恩遣中使封回令候秋涼陛下矜愛微臣誠至深至厚然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之職在輔佐天子謨明萬幾朝夕在前啓沃獻替臣自閏二月二日降麻除左僕射屬在病假至今未嘗得一日與諸執政至簾前參陪國論雖許投進文字然中心委細無由一一面陳陛下

徒聞其衰病欲使便安於一身不若使之竭蓋愚忠
庶幾有補於天下臣為私計豈不願宴安在家若顧
公義豈得內無愧懼竊恐上則失陛下所以擢用臣
之意下則失微臣忘身徇國之心况已先奉聖旨權
免前後殿起居朝會之勞什減七八臣自體當近日
以來病勢亦似更減步履比嚮時稍輕但兩足少力
若無人扶掖則全拜不得今不免冒乞恩無厭之罪
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臣每遇殿上問聖體及謝恩
等合拜之時特令免拜若在殿下常起居許令臣康
扶掖仍乞傳宣開門每遇臣入朝許令臣男康隨入
殿門如此則於臣羸病之軀優假已極於公家之務
亦無所廢臣今欲乞加臣前奏於今月八日隨執政

赴延和殿常起居及上殿進呈文字三省稱候進呈則入殿以前皆直降指揮依奏

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劄子

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隨執政赴延和殿進
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
敢再三固違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
對者竊見夏國宥州有滕稱凡差人詣闕計會所侵
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文字此乃邊鄙安危
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
來累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
詔書赦其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控縱在我天子之
體主休兵息民夷夏之心安不幸虜人有一語不遜

一騎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假不得面
論人心不同為眾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
使來直求侵地指陳兵端鮮意浸慢前所議詔書已
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即日使者至應答亦難若悉
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
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為百姓屈已少從所請
紓邊患不可激令憤怒致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
然者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寨皆是彼田今既
許其內附豈可猶靳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
子新即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
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彼小則上書
悻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

國家之取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
田未請而為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
必興鬪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進呈之
際群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
地結成覆軍殺將之禍兵連不解為國家憂伏望聖
下決自聖志勿聽浮言為北民計文彥博輔佐四朝
熟知虜情此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
取進止

申明役法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直降勅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
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令佐
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請臣竊聞降勅之初

百姓莫不喜悅一兩月間州縣定差已了別無辭訟人情安帖無何續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揮人始疑惑既而屢有更張号令不一又轉運使各以已見欲合本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是致州縣惶惑不知所從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舊用役錢雇人或不用錢招人充役朝夕不定上下紛紜往往與二月六日勅意相違竊緣臣元初起請及朝廷所降節文明言委逐縣官看詳依今來指揮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仰具利害擘畫申州州甲轉運司轉運司奏聞委執政官再加看詳隨宜修改別作一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曲盡其宜豈是當日所言一字不可移易但患轉運司州縣不肯奏

陳耳臣今欲申明元初起請內聲說不明不盡事件謹具畫一如後一臣起請雖云依熙寧元年舊法人數定差若舊法有於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礙合申乞改更人數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州縣知得的確合消數目合酌中立額申乞依數定差朝廷難爲遙度一臣起請雖云若所差人不願充役任便選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之人廣求雇直宜亦當裁定不得過自來官中雇錢之數其州縣官員即不得指占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覓一臣起請雖云見雇役人候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產情願充役者亦自可依舊存留又曹司一役新差之人多不諳熟書算

行遣及案下文未嘗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給與雇錢令與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內交割了畢才放逐便一臣起請云今日衙前陪備少於嚮日不至破家若猶以爲戶力難任即乞於官戶僧道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並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放免臣意以爲十口之家歲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二者相湏此外有餘者始令出助役錢非謂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猶嫌太少及所收掠課利難知實數即乞應係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錢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場河渡等錢自可支酬衙前重難分數得足則官戶等更不消出助

役錢一從來諸州招募人投充長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鄉戶衙前此自是舊法今來別無改更惟是舊日將坊場河渡折酬長名衙前重難令自出賣今來官中出賣坊場河渡收錢依分數折酬長名衙前重難只此與舊法有異若鄉戶差補已足續有投名即先從貧下放鄉戶歸農鄉戶願投充長名亦聽一臣起請委逐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州本州類聚擇其可取者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聚諸州所申擇其可取者擘畫奏聞朝廷伏緣知逐處民間利害子細轉運司不如州州不如縣切慮逐縣逐州有擘畫得事理切當而本州及轉運司抑遏刪去不以上聞致勅下之日依舊妨礙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

揮下州縣如有似此擘畫切當被在上刪去者許逐縣直申轉運司本州直申奏所貴下情無壅曲盡事宜仍乞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只得以前諸路州縣申到利害詳其可否立為定法其不當職之人為高奇之論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將一路一州一縣利害作海行條貫一詳定役法所奏請行下指揮若有妨礙難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請委逐路州縣看詳具利害擘畫申上隨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頒下諸州縣除此外並依二月六日所降勅命施行

乞進呈文字第四劄子

臣近曾三次具劄子奏乞與諸執政赴延和殿進呈

文字皆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云候秋涼雖聖恩矜閱隆厚無窮然臣既待罪宰相豈可不於簾前參陪國論况今已立秋兼臣自體當得筋力差勝於前可以支梧只是無人扶掖全拜起不得欲乞如臣前奏候垂簾日許令與諸執政赴延和殿常起居同進呈文字并乞特降指揮殿門取進止禮部若不欲批付

乞延和殿常起居劄子

臣昨乞自今後遇延和殿垂簾日赴起居奏事蒙聖恩依所乞為足瘡所有起居等宜特與權免拜及令男康扶掖入殿者臣若得男康扶掖實可以拜起臣既久不面天顏豈有全不拜之理欲乞每遇延和殿

垂簾日與呂公著同班常起居取進止

乞官劉恕一子劄子

臣伏觀秘書少監劉放等奏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甄錄惟恕身亡其家獨未霑恩門戶單露子孫並無人食祿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鑑首先奏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尤精史學舉世少及臣修上件書其討論編次多出於恕至於十國五代之際群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莫能整治所以放等以衆共推先以為功力最多不幸早夭不見書成未死之前未嘗一日捨書不修今書成奏

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預降為編戶良可矜閔欲乞如放等所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為虛設取進止

乞以十科舉士劄子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優百官稱職則万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入於德而畜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慎選百官乃其職業而智識淺短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察字至廣後彥如林或以恬退滯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

懷王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眾心
若上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
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
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
科有館職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三曰
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有四曰經術精通可
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有五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備講讀科有館職舉六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館職舉八曰
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
便科舉有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應職事
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

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
十科內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其狀
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非謂其人堪充某科在事者實不得徒飾
得舉在上下者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
用後不如所舉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
致問該博而聰明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
學問該博而聰明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
民耗國練習法謂若舉行義純固而違犯名教節操
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
專切收掌仍科各置簿畫時抄錄年月日某官姓名
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
行或遇在京或外方有事湏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
磨勘剋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向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
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
調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類則委執政親檢逐
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
本人除官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
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賊舉
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
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所
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
官謂若舉知河渠不在十科之內者有不如所舉亦
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官皆得人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章奏三十九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辭大禮使劄子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

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進呈白劄

子七月二十八日三

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

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

薦王大臨劄子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謝免北使朝見日起居狀

右臣伏觀中書省錄黃以今月十一日北使朝見奉
聖旨許臣與文彥博免赴起居仍候人使升殿降階
訖權歸幕次將欲賜茶即升殿臣以久患脚膝遠行
久立實所未堪方欲奏陳伏蒙聖恩差向當御藥院
梁某宣諭令臣於人使見辭日更不赴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所舉孫準有罪自劾劄子

臣先準詔書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
選者三人臣舉通直郎孫準近聞孫準與妻趙氏因
爭女使與妻兄趙元裕相論許狀內有虛妄事罰銅
六斤臣昧於知人所舉有罪理當連坐乞賜責降取
進止

後殿常起居乞拜劄子

竊以人臣見君禮無不拜文彥博年齡位望皆遠踰
於臣每後殿起居猶須拜伏獨臣一人恩旨不拜忝
為臣子實不自安欲乞今後遇文彥博入朝與之同
班不入朝即別為一班依群臣例常起居况臣自揣
近日筋力微增若得臣男扶掖其常起居四拜殊不
為難伏望聖慈聽許以存朝廷之禮取進止

批乞特賜

辭大禮使劄子二十七日

臣先奉勅差充明堂大禮使伏緣臣自去冬以來膝脚無力拜起艱難至今年正月下旬全妨拜起遂請朝假至今首尾八箇月若無人扶掖委實獨自拜起不得每次朝見幸蒙聖恩許男扶掖將來大饗明堂在上帝前不可使人扶掖又隨從皇帝陟降拜伏必恐未能一一如禮欲望聖慈矜憫別賜差官充大禮使取進止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其事關

尚書其事關二丞其事關僕射進呈白劄

子七月二十八日三

今欲應尚書省事舊有條例事不至大者並委六曹

長官一面專決應奏上者奏上應行下者行下其有衝政動條貫或應臨時特取旨及事體大非六曹所能專決者即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同商量或送中書取旨或直批判指揮所有都省常程文字並只委左右丞一面批判施行事體稍大及有所疑者方與僕射商量同批判所是諸色人辭狀只委左右丞一面收接可留即留可退即退若六曹判斷不當及住滯不決即別委不干礙官定奪是非及根穷住滯因依若顯有不當及故住滯其本曹官吏即行按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斛白劄子八月三日

得旨

勘會舊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官中比在市
添價收糶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糶凶
歲穀貴傷民故官中比在市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
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糶物價常平公私兩利此乃
三代之良法也曷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糶本錢雖遇
豐歲無錢收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糶之煩雖遇豐
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
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
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
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庫盈滿方始頓
添價例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
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

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
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
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
不及元糶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
壞非法之不善也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
善更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
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什不得四五之價凶年
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
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積蓄錢
穀財物盡擗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
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
餘豐熟處多今欲時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

有此糴本之時委豐孰州縣官員各體察在市斛斗
實價多添錢數以廣行收糴如闕少倉敖之處以常
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
界卑濕之地有斛斗難以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
度逐州逐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候將來在市物
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糴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
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
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爲三等自幾錢
至幾錢爲中等價幾錢以上爲上等價幾錢以下爲
下等價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
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
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

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糴若在市見
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不糴更不申本州及上司
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切提舉
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
不出糴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
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
縣長吏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將酌中價
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
分以上許批書上督子候到吏部日與外半年各次
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責官吏各各
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
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

縣有糴便司斛斗見多及緣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更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壁畫申奏施行

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白劄子
同前中書
不肯贖臺諫亦累章乞盡
四不肯再進呈後劄子

檢會先朝初散青苗錢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句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它人冒名詐偽請去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較天下莫不欣戴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

常平錢穀限三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勅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廣收利息句集抑配督責叢急一如曩日置提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句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搔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

乞罷散青苗白劄子

四日進呈

昨於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於正月二月支散常

平倉錢穀切慮州縣多不曉朝廷之意將謂却欲廣散青苗錢多收利息嚴行督責一如未罷提舉官時勸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通行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其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赴時糶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息盡皆除放只令提點刑獄契勘逐州縣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令隨稅送納

薦王夫臨劄子不用八日上大臨除大學錄已卒

臣竊見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曷常有詔敷遣固辭不起伏望聖慈召致京師真之學官為士類矜式取

進止

乞官陳洙一子劄子

嘉祐中仁宗皇帝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為諫官親聞見此事竊憐其云身徇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近見故職方員外郎張術亦以當時乞建儲貳子申伯特補太廟齋郎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取進止

乞令六曹刪減條貫劄子八月十一日得旨依勘會近歲法令尤為繁多凡法貴簡要令貴必行則

官吏易爲檢詳咸知畏避近據中書門下後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勅式所申脩到勅令格式一千餘卷冊雖有官吏彊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况於備記而必行之其間條目苛密抵牾難行者不可勝數昨者條貫初下吏部侍郎左選差汪不行者數日不免再有奏陳復依舊法必料諸曹條貫皆有似此拘礙難行者今欲特降指揮下尚書六曹委員長貳郎官同共看詳本曹新舊條貫內有海行已有及全無義理於事無益防禁太繁難爲遵守者盡令刪去惟取紀綱大體切近事情朝夕不可無者方始存留作本司條貫限兩月申奏施行

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劄子

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十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爲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乍涉城市聞見紛華自恃身爲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逸欲既深資用不足既家藏利兵又身挾武藝由是邀結黨友群行攻劫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飢而府

界三路盜賊縱橫入縣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饑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委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徭科配一無所預務為優假使人散募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百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為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名下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一人依此遷一

級若未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又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賊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強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內勇健之士見前有出官之望來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求無解役之期若第一第二等戶情願以一丁為弓手餘丁充重役者亦聽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怯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

能爲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襄退者許
今外人指名比校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
須教閱武藝自然長得精熟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
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
募未滿見今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與鄉差弓手相
兼祇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
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
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
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其上番者隨縣尉逐捕盜
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
可過犯許一箇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
敢陵犯本轄人負者杖一百歐者杖徒一年雖權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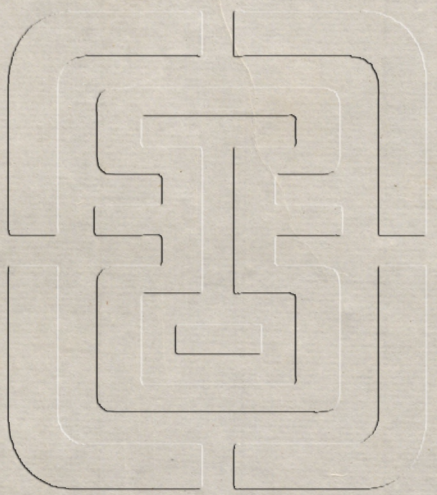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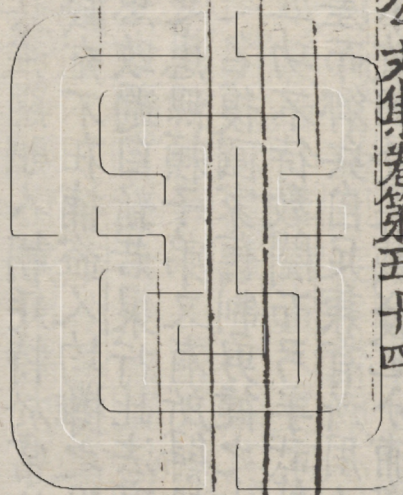
亦同本轄人負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
罪犯賊罪杖者若係權管即降充長行名若係正人
負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如當一人雖
許遷資並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
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
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分內曾爲強盜之人及
窩藏之家凡爲強盜者不肯於本管分作過須在它
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
分捕盜人住住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
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
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
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不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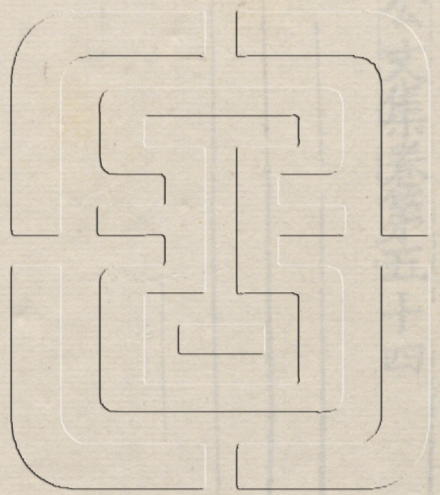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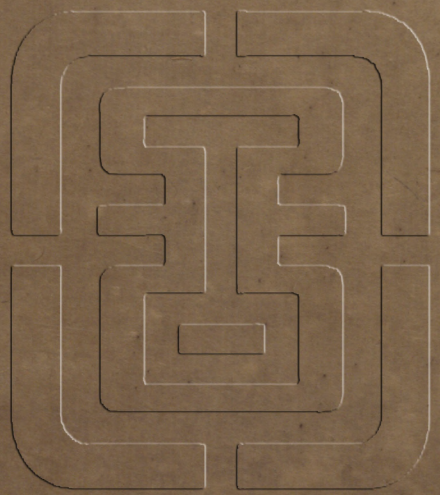
聲賊變主強梁則共陪所失之財勸和使休是致群盜無所忌憚日益昌熾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爲州縣沮難有司靳惜動有經年請領不得使之懈體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立三限科校捕盜官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塞隱蔽從嚴法施行仍每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千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已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給告捕之人即移牒出賊州縣句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科不覺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答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家財產價錢外其不足之

數令捕盜人等第均攤限一月催足津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官錢內開牒折充其強惡賊人朝廷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省錢充不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賊盜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若果行此法府界三路旣免教閱勞費之患無賴子弟又有所歸投得以羈縻諸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制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爭討賊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敢襄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兼有所用人雖衆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暴賊發地分捕盜人不知賊處免虛受刑責出賊地分爲累及身不敢蔽匿景迹之人被賊之家無人抑寒有所伸訴盜賊窮窘無所容

身稍莫衰息取進止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四





身利...
溫國文正公...
...

